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三

族拉喀哲赫

著 德布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行發社版出進改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三

族拉喀哲赫

著 德 布

行發社版出進改

前記

我不能不想着失去的國土上一些落後種族悲慘的命運，於是，我寫下了赫哲喀拉族。

赫哲喀拉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的另一支是鄂倫春族），據說遠在三千年前就散居在東三省的北部，悠久的歷史並沒有使他們進化，三百年前雖然有一個姓哈的住在三姓地方做過「軍門」的官，但這並不能證明整個部落的文化已經輝煌燦爛（實繁上，當時的王室所以給他們封官的緣故，主要的是要他們來進貢毛皮鹿茸）。直到清光緒八年，富錦設協領衙門，四百個赫哲人也不過擔任副衛。

歷史的輪子不斷的向前轉着，赫哲喀拉族却一直是個落後的種族，一直到九一八。

九一八，那個恥辱的日子！沒有誰知道，九一八以後，日本兵是怎樣的走進那些原始的森林，用三八式步槍甚至用機關槍屠殺他們的慘狀。他們使用着最原始的武器：箭與投槍。但是，子彈從遠遠的地方飛來，箭還沒有射出去，人却先突然的倒下了，不知有多少赫哲人的血染紅了寧原。

把老酋長安排了這樣悲苦的下場，我十分心痛。然而，歷史——我說的是無情的歷史，却註定了寧原原始民族和文明而却還原於獸性的部隊的爭鬥以後必然的失敗的命運。

被日本人大規模的屠殺的結果，整個赫哲族現在只剩同江百來人，大屯六十人，撫縣和撥奇宮附近，少到只有數得過來的幾十人了，歷史就是這樣殘酷！

一個有歷史、有文化——儘管文化落後的種族，不能這樣無聲的倒下去，我們不能讓他倒下去。發掘邊疆民族的力量，以平等待遇邊疆民族，這是我呼喊的。爲了三千五百餘萬的東北同胞，爲了那遼闊廣大而肥沃的土地，我要這樣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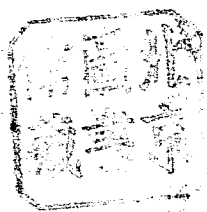
讓我誦着聖經裏的話：『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親奶的兄弟。』

——三十年四月于重慶。

納奧亞長大了。

父親克克對於納奧亞的長大並不在意。然而，納奧亞自己心裏想着：「我是長大了啊！我是像一棵小松樹那樣一點一點長起來，而現在是可以撐破青天了。」她癡癡的望着北面一叢蒼老的松林，松林浮在天邊，似一簇青色的雲。

春天是用着怎樣的步子走進納奧亞心裏去的呢？納奧亞長大了，納奧亞的苦惱也長大了，陽光耀眼的照着青色的松林，松花江一定是愉快而奔放的流着；納奧亞低下頭來沉思，却彷彿心上正也有一道洪流輕輕流着，納奧亞甚至可以清楚的聽見那一道洪流在



心裏流着的朗朗的聲響。

「是什麼使我這樣不安呵？」納奧亞責問着自己。她望望屋周圍那一圈土牆，土牆顯着衰老的黃色。她再望望屋內，屋內是一屋子的寂靜，父親是一清早就拿着「斯那齊斯」（註一）出門的，現在一定在江上駕着「威胡」（註二），一屋子的寂靜沉重的壓着她。她禁不住想起那浮在天邊的一縷青色的松林，以及松林裏可能發生的夢一般甜蜜的事情。

她闔上眼，垂下長長的睫毛，却彷彿有一雙纏滿愛情的光輝，從她稀疏睫毛間熱辣辣的射過來。她認得的，那是蕭阿克塔的眼睛；這眼睛，看到時總使她不安，但愈不安，却愈是想長久久能看到它。

「為什麼我要這樣感到不安呢？那是一雙美麗的眼睛呵！」納奧亞心裏惶惑着。她知道：就是那雙美麗的眼睛如今在密密的松林裏熾熱着愛情的光輝，正在焦急的等候着她。

「我為什麼不快快的去呢？蕭阿克塔是可憐的漢子呵！」納奧亞一次又一次的思量着，不知是怎麼樣的一支洪流可怕的衝擊着她的心坎。

她的心加劇的跳着，穿上了她的魚皮鞋子。魚皮鞋子是蕭阿克塔第一次獻給她的禮

物呵，蕭阿克塔說得那樣動聽：「做你腳底下的鞋子也是情願的，納奧亞！只要你不離開我，你就儘管踐踏我。」

「爲什麼我要離開你呢？蕭阿克塔，可憐的！」納奧亞一個人自語着，從心裏浮起笑渦。

風追着她矯健的背影走進密密的松林。

松林是那樣蒼鬱而且遼闊呵！納奧亞，一個人輕輕地踏進去的時候，可以清楚的聽到踏倒蓬草的聲音。

「沒有一個人，蕭阿克塔在那裏呢？」納奧亞暗中詫異着，松林裏是堆滿了冰雪，堆滿了寂靜和荒涼。

白嘴鴉懶懶的翻飛着翅膀，風不時從松林枝樑間走過，踢下大朵大朵的雪花。

松林裏沒有蕭阿克塔，松林是寂寞而寒冷。蕭阿克塔不在松林裏，春天也不在松林裏。

「蕭阿克塔，你還不懷好意的，跑出來啊！」納奧亞輕輕咒罵着。在松林裏她往來的逡巡。

沒有人回答她。又是一陣風從樹林枝樑間走過，又是一大朵雪花被風踢下來。

雪花在遠處紛紛飄飛，納奧亞望見奔加帶着一匹獵狗從遠處趕來。

他追趕着一匹狐狸。納奧亞看見那可憐的小小動物，剛從她腳邊倉惶的跑過，而現在就一動不動的躺在那離她不遠的前方，血非常鮮明的從這小小的動物身上流出來，再非常鮮明的滲進發着白色的光的冰雪裏去。

「小奔加長得一副好眼睛呵，」納奧亞在心裏讚嘆着的時候，奔加已經馳近她身邊了。

「納奧亞！你等誰啊？」奔加看見納奧亞時把腳步放緩了些，小奔加的確生得一副好眼睛，說話時那裏邊閃爍着一種說不出來的光輝。

「比蕭阿克塔更美麗的眼睛呵！」納奧亞想着，納奧亞的心怦怦跳着：「爲什麼蕭阿克塔總找不見呢？」

「奔加！當心成精的狐狸——報你仇……」納奧亞囁囁着回答了奔加的揶揄，低下頭，心仍然怦怦跳着，却終於趕在奔加的前面走過去了。

奔加在心裏想着：「納奧亞真是中看的牢頭（註三）呵！」于是用那一副天生的好眼睛一點也不放鬆的看着納奧亞穿魚皮鞋子的腳印，一步步遠去。

蕭阿克塔穿着笨重的皮靴走進林子裏來，已經是晌午了，他帶着毒箭，帶着狗，狗

猶猜叫着。

「蕭阿克塔，你來得早呵！」納奧亞張着怨懟的眼睛。

「沒有辦法的事，老頭子纏着我，他要把家裏所有的毛皮都捐進城去換烟酒，你說我怎麼答應他？」

「你不答應他？」

「答應他？你說我還有那裏的「特利」（註四）來娶你呢？」蕭阿克塔一臉的懊喪。

「你和他鬧了？」納奧亞是聰明的。

「鬧翻了，老頭子說要把毛皮都捐進城，他說這年頭不喝酒抽烟還幹什麼？鬼子太鬧得兇」。

「爲什麼老頭子們成天只喜歡抽烟喝酒呢？」納奧亞低低地說着，彷彿在盤問着自己。

「你打算怎麼辦呢？蕭阿克塔，我可憐的！」

「沒有什麼別的辦法，我就憑我這雙手，這許多毒箭去多找些獐狐豹鹿。我已經求過貌爾罕（註五）了。」

「蕭阿克塔，你勇敢的，但願貌爾罕保佑你。」納奧亞低下頭輕輕吻他的臂膀。

「納奧亞！你要耐心的等我的「特利」呵！」

「一定的，蕭阿克塔！」納奧亞堅定的答應着。

趕着狗，踏着冰雪，蕭阿克塔的身影在更茂密的森林裏隱沒了，納奧亞癡癡的睜着灼熱的眼睛望着他，一直到望不見。

（註一）赫哲族人把網叫做「斯那齊斯」。

（註二）把小舟叫做「威胡」。

（註三）赫哲人稱少女為「牟頭」。

（註四）赫哲族人的婚姻，是買賣婚姻，不問男女之間年齡差別，只看男方出的毛皮多少，他們用毛皮交換姑娘，把這種毛皮的彩禮叫做「特利」。

（註五）「貌爾罕」是赫哲族一個祖先的名字，當他們出去打獵的時候，就祈禱他。

那一天，和三千年來任何那一天一樣，松花江靜靜的流着，陽光照着水上，閃亮一朵朵金色的花。「威胡」在水上如同「契密」(註一)一樣自由的來往，「斯那齊斯」慢慢的撒去，白魚被一大堆一大堆捉上來，松花江上塞滿了老酋長克克的笑聲，以及別的年青的赫哲喀拉人的笑聲……

然而，遠遠的有醜惡的人馬來了，三千年來從來沒有來過的醜惡的人馬，遠遠地來了。他們穿着皮靴，佩着紅紅的日章徽，……他們咕噥着，他們要克克，要赫哲人把滿載着白魚的「威胡」轟攆去。但是，不論

克克，不論誰，沒有一個赫哲喀拉人聽得懂那些鬼話的。於是，頭也不回的，赫哲喀拉人靜靜的依舊理他們的「斯那齊斯」，再慢慢的撒下去，白魚依舊被大堆大堆提上來，魚鱗在陽光裏發着金星一般燦爛的光輝……

那些醜惡的人們，那些佩着紅紅的日章徽的野獸，看到那樣多的白魚被提上來，連眼都看紅了，於是又咕噥着，用臂膊在空中揮動着，做着手勢，要那些滿載着的「威胡」靠攏去。但是赫哲人對那些野獸是連理睬也不肯理睬的，依舊安靜的撒他們的「斯那齊斯」，松花江汨汨流着，對於那一批野獸，惶恐的無可奈何的情況，松花江因為冷冷的看着的緣故，幾乎要發出諷刺的笑聲來。

於是，一切不幸發生了，那批野獸舉起手臂來，擎起三八式的步槍。

「砰！」一星火花，僅僅一星火花，厚爾德便跌倒在「威胡」裏，手裏却仍然緊緊的握着「斯那齊斯」。

「來看看啊，厚爾德怎麼了？」酋長克克喊着，把他的「威胡」急急划近厚爾德的身邊。

厚爾德的胸口間流着紅色的血，血滴在「威胡」的木板上，發出可怕的紫色。

一切赫哲喀拉人的「威胡」都划攏來了，都收起了他們的「斯那齊斯」，也不顧

「斯那齊斯」裏正滿滿裝着白魚，也不顧白魚是怎樣寶貴，一切的人，一切的手都划向厚爾德的身邊來。

厚爾德吃力的喘着氣，「威胡」的木板上全被血染紅了，那兩隻平常和太陽一樣明亮的眼睛裏，正在慢慢的發散着最後的光輝。

所有的赫哲喀拉人的眼睛裏充滿着憤怒，充滿着仇恨的火星，三千年長的時間一直下來，沒有誰敢動「花腰子」(註二)一根汗毛，而今天，今天，那批佩着紅紅的日章徽的野獸，他們一舉手就遠遠的殺了厚爾德，一點不動聲色的殺了厚爾德……

「你們說怎麼辦呢？」老酋長克克流下了眼淚，我們捉我們自己的白魚，却有人來殺害我們了，世界是在怎樣可怕的變着啊！……」

沒有人回答。一切人都沉默着，一切人都被那種使心都要爆裂開來的仇恨苦惱得說不出話來。

「酋長——」厚爾德低聲喚着：「我是——完了，告訴蕭阿克塔呀！告訴全部落的人呀，千萬要替我報仇——這血海冤仇呀……」

「一定的，厚爾德！我們都要替你報仇的呀！……」

厚爾德那雙和太陽一樣明亮的眼睛，終于散失盡了光輝，濃重的黑暗壓上他的眼

皮，雖則並非心甘情願地，然而終於輕輕闔上了他的眼皮。像一扇門那樣的，死神用一枚看不見的鑰匙鎖上了這曾經充滿心靈的光輝的窗戶，永遠不再開了。

『完了！』酋長低聲告訴大家。

『這樣快就完了嗎？』有人撫着他的微溫的，心房已經停止了跳動的胸膛，低低地啜泣起來。

沒有一個人不想痛哭一番的，然而，真真聽到哭聲的時候大家却變得煩躁起來。

『不要哭呀，哭有什麼用呢？這是血海冤仇呀……』

『不由得人不哭呀，……這樣一個好人一忽兒便蹬着腳死了……看手還緊緊握着「斯那齊斯」呢，人却這樣快就死了，死了……』哭的人申辯着，哭聲比先前更加淒厲起來。

這樣一個好人，一忽兒便蹬着腳死了，真是不由得人不哭的，比先前更多的人低低地哭泣起來。

可是，不遠的岸邊，又是一星火花：『砰——』子彈帶着死的威脅飛過哭泣的人的低垂的頭頂。

『怎麼辦呢？』酋長望望驚惶失色的夥伴，望望倒在「威胡」裏被血染紅了的屍

首，雖然堅定的揮着手，却自己也明白自己也有些胆怯：

「你們走吧，把厚爾德的屍首留給我。」

「我們怎麼放心要你一個人去冒險呢？酋長！我們大家不走，要死，也死在一窩呀！……」

「要死也死在一窩呀！」所有的人都同意了，不論年青的，年老的。

「你們在怎麼糊塗的想呢？要死也死在一窩！難道沒有人想到報仇了嗎？……赫哲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呀！……」

沉默統治着松花江，沒有人敢把話響朗的說出來。大家是非常不放心酋長一個人去冒險的；然而又從心裏想着：「對是對的，死在一窩，叫誰來報仇呢？但是，但是，酋長一個人。」

「你們走吧，走吧，不要再想糊塗心思了呀，」克克鎮定的催着他們：「把厚爾德的屍首留給我，我一個人，不要緊的，……」

沒有人敢再說話，一切都把自己的「威胡」載着哀愁緩緩的划開去。一切都用一種無聲的哀泣離開了老酋長的「威胡」。

「砰——」又是一聲槍響，那些野獸們在岸邊兇惡的咆哮着。

所有的「威胡」這才順着急流急急的划開去，却把所有的關心和注意繫在酋長克克的「威胡」上。

人們從陰濕的長滿柳樹的島的後面，望見臉色灰白的酋長把厚爾德的屍首搬運進自己的「威胡」，又把「威胡」掉轉頭向岸邊划去。

岸邊那些佩着日章徽的兇惡的野獸們大聲的笑了。

終于酋長的「威胡」靠近了岸。

那五匹佩着日章徽的野獸看見「威胡」上堆滿着白魚時，滿心的喜悅，叫出聲來：

『大大的好！……』

有一個用皮靴踢着厚爾德的屍首：

『不中用的，馬鹿！』于是輕蔑的笑起來。克克是不懂那些鬼話的，但克克可以從那些野獸貪婪的眼睛裏，看出一切輕蔑的表情。憤怒之火在克克心裏燒着。

看到那些白魚一尾尾被裝進「斯那齊斯」裏，然後連「斯那齊斯」也被一起牽走了時，一種不可言說的悲傷使克克掉下淚來。

魚鱗在陽光裏閃着金星一樣的光輝，克克不由得呆呆站着看那些自己捉來的魚一步步地遠去。遠去，是永不會再回來的遠去呵，克克彷彿覺得，那些魚都在向自己掉着眼

淚。不禁懊悔起來：『我為什麼竟來冒這樣的險呢？可憐這些白魚——』

一隻沉重的皮靴踢到身上來了：

『馬鹿，還不走？』

于是，無可奈何的，帶着被皮靴踢過的痛楚，帶着滿心的仇恨，把厚爾德的屍首默獸的背回來……

(註一)赫哲族的教條，禁止和異族人通婚，如果有赫哲族的姑娘和異族人發生了肉體關係，那末，依照他們的教條，這姑娘（只限于這姑娘）就得被迫投松花江，如果有了私生子，這個私生子一定首先被投到江裏，過些時候，他們在江邊看到小魚，便認為那是那個嬰兒的化身，而感到一種顧忌和恐怖，這種小魚，他們便叫做「契密」。

(註二)「花腰子」即赫哲喀拉族的別名。

在青青的森林裏，或在冰雪連天的發亮的土地上，納奧亞是一朵花，一朵玫瑰，使一切年青的赫哲人嚮直的心嚮往於愛情。那一笑，笑渦輕輕浮上嘴角，一種迷人的燦爛；那一轉頭，搖動兩支小小的髮辮，耳環是兩粒銀星。冬天到來了呢，襯在樺樹皮裂的帽子下，仍然是一張無比的嬌美的臉，仍然是燦爛的笑，仍然是迷人的春天的象徵：

納奧亞也像是太陽，年青的赫哲人呢，是向日葵，不少赫哲人年青的火熱的戀情朝向着納奧亞……

當納奧亞美麗的身影穿過正忙着揀白魚的人們面前時，她衣服綴着的銅片和貝殼，

發着非常細碎非常迷人的聲音，許許多多野蠻和粗暴的放浪的笑語聲，就盪漾在她的背後：

『喂，我們要趕緊一點呢，天快黑了。』

被呼喚的伙伴，一定正望着納奧亞美麗的身影出神，他懶洋洋的回答：

『傻子，你看看納奧亞，望着她，骨頭都要變酥了，不由人不癡癡的望她呵。』

『別胡思亂想呵，你這樣年青的人，也想娶「笨頭」了，不害羞？』

『真是把納奧亞弄到手才好呵！』于是像夢一般的說着：『一定的，她的胸膛比什麼都溫軟……。』

『當心被她聽見呢！』

『不怕的，她聽不懂的……。』

納奧亞十八歲，如花一樣嬌嫩的年紀，她怎麼聽不懂呢？這些日子，她常常聽那些放浪的笑聲，常常覺得有男子貪婪的眼睛在背後追趕着她，常常亂想，常常做夢……

像是在期待一件美麗的事發生，却又像什麼事都不期待……

十八歲的納奧亞年青的心，像一扇半開半掩的門；一切夢幻的美麗，在這門裏如同穿梭一般的來往。

年青的赫哲人，都想知道她的心底深處的奧妙，都想闖進那扇門去。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使這門開大一點的鑰匙在那裏？

過去她熱辣辣的愛過蕭阿克塔，但現在，她爲小傻子奔加的眼睛着迷了，連她自己也不知怎麼着迷的。

奔加剛剛滿十六歲，週身充滿了勇敢，和所有的赫哲人一樣，淡黑色的臉，細小的眼睛，但就從那淡黑的臉上，人們可以看得出旺盛的血液正灌溉着這年青的身體，以致那兩個眼睛雖然細小，却從那裏面閃爍着一種使納奧亞傾心于他的光輝。

納奧亞是想過不知多少次的：『沒有問題的，那是一種智慧的光輝，沒有人會比奔加還要聰明的吧？』于是，羞澀的也是大膽的，她從心裏固執的愛着她的奔加。

奔加是從小就沒有媽媽的，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長大起來，但一長大了，却什麼地方都聽得到他響朗的聲音。

當別的人們駕着「威胡」去撈魚的時候，當別的人們祈禱「巴烏里契薩薩」或者「布邱契薩薩」（註一）的時候，奔加常常一個人從心裏默默地想着：『我們所祈禱的巴烏里契薩薩和布邱契薩薩住在那裏呢？爲什麼，我們之間，無論誰都沒有見過。布邱契薩薩長得一副什麼模樣呢？有三隻手嗎……？』

當人們的「威胡」滿載着白魚回來的時候，當人們的「威期」在暴風雨中度過了艱險的時候，奔加又不禁呆呆的想着：『難道巴烏里契薩瞞和布邱契薩瞞真在保護我們嗎？那把白魚大批大批撈上來，那使「威胡」在暴風雨中獲得安寧的，不還是靠我們自己的「斯那齊斯」和自己的勇敢嗎？』因為這樣常常想着的緣故，奔加有時便不免說出口來。

聽到奔加那種懷疑到「薩瞞」神聖的力量時候，人們都把自己的耳朵慌慌張張的用手掩起來。

『不要說啊，傻子！得罪了薩瞞的人不得好死的啊……』人們還七嘴八舌地阻止着。被衆人吆喝着的奔加，低下頭去了，一聲不響了，然而，仍然從心裏想着：『我奔加是傻子嗎？你們聰明的，知道薩瞞住在那兒嗎？』

這樣，奔加是小傻子的事情是許多赫哲喀拉人都知道了的。所以，當人們發現納奧亞固執的愛着奔加的時候，不少人都不禁叫喊了起來：

『怎麼一回事呢？納奧亞會愛那小傻子……？』

『告訴納奧亞去啊，奔加是將來不得好死的……想想，一個咒罵薩瞞的人，怎麼會好好的死呢？一定的，要死在狼嘴裏的……』

人們這樣喧嚷着，各在自己心裏想着：『怎麼納奧亞不看上我呢？我比那小傻子總要聰明幾倍……』于是又各自暗暗嘆息着：『怎麼一會事呢？象牙落在狗嘴裏……』

人們這樣喧嚷着，嘆息着，終于，鬧哄哄的像一羣蒼蠅那樣散開了。那些自己以為比奔加至少要聰明幾倍的人，便走向松林裏，走向長着蓬草的江邊去找納奧亞，想在納奧亞面前實實弄一番自己的聰明，然後再慢吞吞的一點不臉紅的說：

『納奧亞！只有我才值得你愛啊，那小傻子是終有一天要死在狼嘴里的……』

納奧亞對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常常搖着頭，吐着唾沫：

『你說什麼呀，你說誰是小傻子呢？』

『還不是奔加？』

『奔加是傻子嗎？我就喜歡傻子！』納奧亞眼上的睫毛，慢慢地抬上去，圓睜着兩眼，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可以感覺到一種憤怒的火正在她心裏燃燒。

『不是那樣說的，不是那樣說的……』自以為聰明的人終于自討沒趣的憤憤的走了。一路上默默自語着：『一定沒有錯的，我比奔加要聰明些，聰明人難道會要不到『奔頭』嗎？有的是，有的是。』于是，氣消了一半，走着的步子也放緩了些。

納奧亞呢，打發了那些人遠遠的去了以後，雖則還是滿腔氣憤，但終于覺的立起身

來。

她知道：就是那個被人叫做小傻子的奔加，準在長長的蓬草叢中等着她。月亮照着青色的松林，夜顯得那樣遼闊而且蒼鬱。

『那些討厭的人又來過了啊，』納奧亞對奔加說：『他們說你是小傻子。』

『你怎麼說？』奔加抬起頭，月亮照着他發亮的眼睛：『我知道你不會喜歡我這傻子的。』

『誰說的，我要喜歡誰，用不着旁人管。』

『不過，我聽說——』奔加沒有一口氣說下去。

『你聽說，你聽說什麼？』

『我聽說蕭阿克塔要娶你，蕭阿克塔「特利」一定比我多。』

納奧亞低下頭，暗暗思量着。奔加的話也有些根苗，這兩天來，蕭阿克塔那兩隻眼睛特別望得她兒，若是嘴的話，彷彿一口氣就想把她吞下去的。蕭阿克塔年紀比奔加大來也不過十歲，家裏面，老頭子死了，有的是鹿茸，銀耳環，花花的手帕……

『要是嫁給蕭阿克塔的話，』納奧亞想着，沒有說出聲來：『這一切呢，都是我納奧亞的……不過，小奔加呢，也够可憐……』

納奧亞聽見自己心跳得撲撲的響，不知怎樣好。

『你怎麼不說話？』奔加的眼睛一直望到她心底裏：『你說，你究竟喜歡蕭阿克塔還是喜歡我，別裝腔做勢的。』

納奧亞的心像一架天秤，一邊是鹿茸，銀耳環，花花的手帕，一邊是發亮的眼睛，熱戀，年青的茁壯的身體。

『小奔加，我誰也不喜歡，就喜歡你這小傻子。』納奧亞說着心仍然跳得撲撲的響。

『當真的？』

『誰還謊你。』納奧亞彷彿非常堅決的答應着，於是，小奔加粗壯的臂膀舉了起來，一伸手就把納奧亞摟在自己的懷裏，低低的喚着：『我底納奧亞……』

納奧亞心跳得更厲害，頭靠在奔加的臂膀上，彷彿就是這兩隻壯健的臂膀把那些鹿茸，銀耳環，花花的手帕都給摔了開去。心裏想着：『都沒有我納奧亞的份了……』顫聲的說：『小奔加，你要長久的愛我呵……』

『一定的，……』奔加答應着。但話還沒有說完，冷不防從蓬草叢中跳出一個人來。

『二毛子！（註）』好不要臉，你也不問問這「半頭」是誰家的？』跳出來的人非

常兇惡的說着，瞪着圓圓的眼睛，正是蕭阿克塔。

「不論是誰家的，你都管不着。」奔加立起身來，響朗的回答。

「這「牽頭」是我的，我不管。」蕭阿克塔聲勢洶洶的說着。

「是你的？你才不要臉！」

「這「牽頭」不是我的是那個的？二毛子！你聽聽清楚；我出的「特利」比你多，就得歸我……」

「你再說……」小奔加不由得擰起了拳頭。

「好，你打人，你打人，……」蕭阿克塔臉上熱辣辣的，一拳頭打在奔加的胸脯上。

於是，兩個人像兩匹野獸一樣的，扭在一起了，彼此揮着拳頭，彼此都想把對方推倒在地上打個痛快。

納奧亞呆呆的看着，不知怎麼好，嚇得直抖。

「住手啊，住手啊，有什麼話，都好講啊……」納奧亞喊着。

但不論奔加或者蕭阿克塔，彷彿都沒有聽見她嬌脆的聲音，拳頭依然揮着，有力的打到對方的眼上，鼻子上，胸脯上，不知是誰人的血已經流出來。

「你放手啊，小傻子……」

「小奔加，放手啊，放手啊，一切看在我臉上……」是納奧亞迷人的聲音。

「你說這「牟頭」是誰的？」

「是——我的。」

「還說是你的？」奔加準備放鬆的手掌又突的握緊起來。

「哦，是——是——是——奔加的。」蕭阿克塔熬不住痛楚，終於口吃的說了，而

在心裏想着：「呸，這「牟頭」是你的？我蕭阿克塔的媽是「大仙」，我蕭阿克塔有的是「特利」，這「牟頭」就得歸我……」

于是，當奔加放手的時候，蕭阿克塔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雖則是滿身痛楚，却仍然有愉快的心情嘴裏唱着：

「我愛你「牟頭」年紀青呵，

我愛你耳環亮如星呵，

楊柳青時我娶你過來呵，……」

唱着時，彷彿一身被打的痛楚都給抖去了，和兔子一般跳躍着離開了蓬草叢。

但撲到母親懷裏的時候，蕭阿克塔又不禁哀訴起來：

『我說你媽枉做大仙呵，你兒子被人打得滿身疼呵……！』

母親輕輕拍着蕭阿克塔的肩膀，安慰了他：『蕭阿克塔！別儘哭，你媽是大仙，有的是數不清的毛皮，納奧亞那樣的「牟頭」還怕娶不過來嗎？……』母親說着時也不禁得意的唱起來：『不怕老酋長不答應呵，不怕小奔加拳頭硬呵，我塞拉（註三）大仙是宿靈有聖呵……』

（註一）「布邱契薩瞞」是風神，當赫哲人所乘的小舟遇到風暴的時候，就祈禱他。

（註二）「牟子」即雜種，罵人語。

（註三）「塞拉」本是有名的意思。赫哲族的女人都取形容詞做名字，如「納奧亞」本意是可憐的。

四

春天，又是春天了

蕭阿克塔終于用數不清的毛皮娶了納奧亞。當這年青美麗的「牟頓」，向老酋長唱着一切出嫁的少女都唱的歌時（註一），她的聲音使人聽到了感到這樣淒苦！

「父親，母親，

我離開家；

我離開家後，

還有許多姊妹要離開家……」

多少青年的赫哲人聽着她凄苦的歌，把頭黯然的垂了下去。當每個年青人在深山里、冰凍的土地上，趕着犴狍、獵鹿的時候，在松花江上用疲憊的手撒「斯那齊斯」的時候，總是那樣興奮的想着：「勤快點呵，爲了納奧亞……」可是現在，一切完了，納奧亞這樣一個作爲部落之花的「罕頭」，竟嫁了蕭阿克塔……。

所有年青的赫哲人臉上都流露着羨慕蕭阿克塔的光輝，心裏都生起了嫉妬，蕭阿克塔是個怎樣的小子呢？消受那樣一個罕頭，……於是，都去尋找各種理由想來解釋蕭阿克塔那小子究竟憑那一點有那樣的福份？……於是，於是想到他的母親了，想到他的母親是大仙，無數人都把最好的毛皮獻給她，這才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將自己的嫉妬之火壓了下去，噓出一口氣來：

「唉，人家是大仙的兒子呵，大仙是有靈有聖的呵……」這樣嘆息着時，不用說嫉妬，連想也不敢多想了，還彷彿覺得以前所有的揣測是一種罪惡，默默的走了開去。

不甘心的，只有小傻子奔加，他不知來看了老酋長多少次，却總重複着同樣的話：

「酋長，你得問問牽頭自己的意思呢，不是我誇口，他喘着氣性急的說着：『納奧亞迷上我呢……』」。

老酋長起初是溫和的安慰他的：「女人的話呢，作不得真的，」嫁了誰就會喜歡

誰的，女人的心是隨風倒的草，它輕輕的以一個長輩的身份親切的勸着他：「年青人，多找點毛皮來才是正經事，你有毛皮總有牢頭會跑到你腳邊來的……。」老酋長說着，想起了年青時候那一些是甜蜜也是悲苦的事，滔滔的說了下去：「就像我，從前，多少牢頭迷住我呢。——我就是窮，毛皮少，後來那些牢頭都跟了別人。」他興奮的說着自己的故事：「年青人，女人的話，是作不得真的……。」

老酋長不知這樣委婉的勸了小奔加多少次，但小奔加還是像鬼迷着那樣來找他，說着不知說了多少次的同樣的話！

「酋長！」他又來囉嗦：「你不信，納奧亞迷上我嗎？」

老酋長克克對這年青人的癡情，現在感到厭煩。這回，他沒有耐心講他年青時候的故事了，他不耐煩的揮了揮手：

「不要再來了，年青人，事情是定了的。」

「納奧亞迷上你怎樣呢？」他冷冷的笑着：「我不會迷上你的，我只喜歡豐厚的「特利」呵！」

小奔加氣得漲紅了臉，憤憤的離開了酋長的家；納奧亞在後屋里啜泣的聲音從窗櫺里飄出來，壓在他心上，他說不出他的心是怎樣難過。

「一個老妖精，」他握緊了拳頭，自己喃喃說着：「我總要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厲」

在白樺樹細小的枝桿中間，仍然有栗鼠閃着黃色的眼睛，如同去年窺探奔加和納奧亞接吻的時候一樣，兩粒黃色的眼球如同水珠一樣靈活的滾動，倏忽又跳到另一株樹上去，一樣地眨着神秘的眼，樹林仍然是無邊際的向遙遠的發亮的天空伸展開去，夕陽照得枯凋的葉子發着金色，簌簌的落下來。

「一切都和去年一樣，只是小奔加病了，在那被夕陽烘烘得變成金色的森林裏，聽不見他響期的歌聲了。」

「納奧亞！」奔加在病床上低低的自語着：「我不能沒有你呵！」他用無力的目光向小屋四周瞥了一眼。這裏是依然掛着蒼髯鹿的好看的角的，但年青茁壯的納奧亞的身體却再沒有他擁抱的份了。納奧亞不知來過這小屋多少次，現在不會再來了！只有她的聲音笑語仍然留在這小屋，那聲音彷彿和蒼髯鹿的角一樣掛在壁上似的。當白晝和夜晚使奔加感覺得寂寞難耐的時候，那彷彿掛在壁上的聲音就嗡嗡的響起來。

「那聲音是這樣低微，然而，却像春雷那樣響朗的敲在小奔加的心上。」

「我來看一看你，都說你病了。」是這樣熟悉的迷人的聲音。「蕭阿克塔待得我苦啊，我要走了，他很快就會回去的……」

人影在窗前一閃，仍然是那樣秀美的背影。然而，却像風一樣的掃過這窗戶了，只留下那樣簡單的話……

「只要想着我啼裂幾聲雀子叫，我會來的……」

奔加轉軀從床上爬起來，那聲音是這樣豐富的灌注了他生命力，他癡癡的透過窗格子，望着發亮的藍色的天空伸向遙遠，遙遠……。

月亮和星星的光輝，靜靜的從窗格子外流進來，只是看不見比月亮和星星還要明亮的納奧亞的眼睛……。

「老妖精啊，」奔加發出喃喃的囁語，又倒下去，「我不會饞過你的……」

蕭阿克塔沒有以前那樣溫存了。男人們當他像狼追逐兔子一樣追著心愛的女郎的時候，是連掏出整個的心來獻給她都情願的，但當所追逐的女郎像兔子一樣完全被馴服在他手下的時候，男人們却用半個心甚至不用心來對她了。

「你看你在做什麼呀？」納奧亞在荒原上彎着身子，流着汗，辛勤的在播種，而蕭

阿克塔却在二邊冷冷的埋怨着：「這樣深的土坑，種子會出頭嗎？」

這樣的情形是不止一次的。納奧亞流着汗，忍着眼淚，苦苦的工作着，蕭阿克塔却像古老的松樹一樣的，在旁邊直挺挺的立着，一點搖動的意思想都沒有。如果不從那厚厚的嘴唇中間吐下來冷酷的埋怨，發着臭味的唾沫，已經是萬幸了。

蕭阿克塔成為那樣一個固執而自傲的人了，但是，從前，在不久的從前，在納奧亞的耳邊却是用那樣甜蜜的聲音，說過「只要你喜歡我，你就儘管踐踏我」的卑微的話的。

「這一切都是變了的，」納奧亞想：「男人的心是什麼做的呢？男人的心是——隨風倒的草……女人有什麼辦法呢？唉，唉，女人是沒有路的，這一切是天命……」

每天懷着一肚子的懊喪和委屈，納奧亞看太陽上昇，看月亮上昇，守候着黃昏的腳步，守候着松林里的雀子叫……

在黃昏或者深夜，那發着黑色的幽涼的松林，成為納奧亞所熱愛的地方，冷氣從凍着冰塊的土地上升起來，像一根線似的，把人縛起來結成一團。但是，納奧亞不怕，在奔加懷抱裏，她常常眨着銀亮的眼晴：「冷嗎？我一點不冷。」

于是，又繼續低低的情語……

「我是仔細盤算過了的，」奔加不知勸過納奧亞多少次：「只有逃。逃呢，我們可沒自由自在的，憑我這一隻手，我們不愁沒有吃喝。」

納奧亞不是沒有爲逃的念頭心動過，納奧亞描摹着將來生活的幸福，自在，心裏想着：「苦命的只有赫哲族。逃了呢，像松花江的白魚，偌大的天下，就任我逍遙。」但是，慢慢的，父親蒼老的臉影在眼前閃爍了，蕭阿克塔的哀苦的聲音在記憶裏一點點響起來，終于一切赫哲族人的眼睛，一切赫哲族人的聲音，彷彿都在注視她，都在呵叱她，無數人的嘴叫響一個聲音：

「納奧亞，你想逃了嗎？不能逃的呀！」

彷彿看見父親流着眼淚喚着：「納奧亞，回來呀！你忍心拋掉你的年老的爸嗎？」

彷彿看見死了的母親在另一個世界裏吩咐着：「納奧亞，逃是萬萬不能逃的呵！逃會敗壞我們家的名譽的，你父親再怎麼做一族的酋長呢？忍受啊，一直忍受到死也要忍受的，像我，……」

終於彷彿看見土地也在哭泣着：「納奧亞，不要離開我啊，我是生你養你的土地啊……」

納奧亞于是低下頭，輕輕的嘆着氣：「逃嗎？我不想……」

依然不想逃，依然堅決的拒絕了奔加。然而回來呢，回到古屋的篝火堆前來的時候，蕭阿克塔蓬鬆的頭，厚厚的嘴唇，噴散着咒罵，發着臭味的唾沫……

「我知道的，納奧亞，……又到二毛子懷里去了嗎？瞞不過我呀。」

臭味的唾沫像雨點一樣噴到納奧亞臉上，而且順手就擰起她的皮肉來，還用拳頭打着……

「我要你知道知道厲害，納奧亞！你還敢和二毛子去兜搭嗎？」

納奧亞從來沒有反抗過蕭阿克塔的淫威。然而從心里想着：「這一切是生活嗎？今天和明天一樣：一樣的偷偷摸摸的幽會，一樣的濕得發着霉味的森林，一樣的毒打……這一切要到什麼時候完結呢？」于是，不由不從心的深處更鍾愛着奔加了，不由不希望月亮能早一點鍍亮黑色的森林……

（註一）赫哲族人結婚的時候也舉行簡單儀式（但不是宗教儀式），由同族的男女老幼參加，新娘住在男家；當她走出母家的門口時，新娘按照風俗要唱那樣的歌。

五

自從厚爾德死去的時候開始，東洋人就常常到嘎爾當來。——人們只覺得這是一種災難，却不知這災難要怎麼去對付，東洋人一來不是挑走了大堆大堆的白魚，就是擄走了剛剛長成起來的剛剛變得美麗起來的「牟頭」，有些「牟頭」甚至就地就被姦淫了的，割裂了乳頭，連續上淌着血，直挺挺的躺在地下，瞪着憤怒的眼，然而，人是死了的。人們可以想得到，一個人到死還不能闔下她的眼皮來，是在怎樣的屈辱和蹂躪中死去了的。人們沒有忘記這些，一想起這些來，人們的牙齒都要咬裂的。但是也只能咬咬牙齒而已，東洋人再來的時候，仍然只有慌慌張張的奔逃，仍然讓大堆大堆的白魚被擄了。

去，仍然讓他不決的河洋彈跳，被割裂了亂頭，隨着憤怒的恨死去。

匪士凍洋人組來殺人的傢伙，是赫哲人見都沒有見過的，遠遠的一星火花，「砰——」厚爾德就倒了下去，無數的人也和厚爾德一樣倒了下去，倒了下去就不再起來了。

毒箭、狗羆、斯那齊斯——這一切，對東洋人有什麼用呢？這一切只能對付野獸，而東洋人要比野獸強過千百倍的，然而，赫哲喀拉族的人連酋長克克在內，也只能用這些，用毒箭來和凍洋人搏鬥呵，東洋人看了那些原始的獵狩的王鼻當帶大聲的笑起來，然後，輕輕撥動槍機，又是一星火花，這邊拉滿弓的，準備射出箭去的年青茁壯的人，就突的倒了下去。

「不能永遠這樣下去的，不能永遠這樣下去的，人們已經沒有忍耐再來迎接那樣的苦難了。轟轟然擁到克克家裏來。」

「酋長呵！你總得想個辦法呵！你是實在死得太多了！」

酋長克克沉重的嘆着氣。當初是因為他英勇善鬥而舉他做酋長的，但現在，這英勇的酋長嘆着氣：

「我呢，和大家一樣的。」對着那許多圍着他的羣衆，對着那許多起死回生希望壓壓交給他的羣衆，克克低聲回答着，「總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人是總要死得太多了。」

克爾呼喚着衆人，這喊聲沒有把話直截爽快說出來，他感覺着這聲呼喚彷彿是生命的希望，這聲呼喚彷彿是靜靜的呼吸着，爲了聽他的話，他可以把槍說出來的話說脫口就說出來嗎？可以吧，那話裏含蓄的悲慘暗示一點給圍着他的羣衆嗎？——這會給圍着他的熱情激奮的羣衆以怎麼樣沉重的打擊呢？

「不過，——不過什麼呢？」忍耐不住的問本。

「我是說我們只有毒箭，而人家用的是槍——我們這邊箭還沒有射出去，人却先倒了。人是確實死得太多了，但有什麼辦法呢？」酋長克克用嘆息的聲音說着話，這話裏還是真真實實的，箭還沒有射出去，人却先倒下了！

羣衆之間沒有一個人出聲，有人悄悄的把頭低了下去。

「難道就一點沒有辦法嗎？難道就永遠這樣下去嗎？」低下頭去的人們把頭再仰起來的時候，却禁不住說出倔強的話來了：「你怎麼做酋長呢？」

「我是和大家一樣的，我難道會不替大家想法嗎？」終於，克克只好安慰着大家：「我想那一天，我們請一位大仙來，祈禱祈禱『吉尤林契薩噠』，」（註）看這劫運要到什麼時候停止？」

「對的，祈禱祈禱『薩噠』，也是一個辦法。」羣衆嘆着氣，無可奈何的離開了克

克的家。

目送着羣衆凌亂的影子走遠了以後，克克異常懊傷的回到自己的小屋。

「真的，我在怎麼做會長呢？」他盤問着自己。從來沒有人那樣倔強的向他說過話的，而今天却有人向他大胆的責備了；從前，他以爲他是高出於羣衆之上，代表着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力量存在，而今天，他突然發現，他所代表的神聖的力量，並不能爲向他乞靈的羣衆發揮一點什麼，儘管他代表着一種神聖的力量，但和東洋人搏鬥的時候，由他所率領的隊伍却總是箭還在弦上，而人就倒下去，羣衆因此懷疑他那種高高在上的力量了，因此，大胆的率直的說出了『難道就一點沒有辦法嗎？你怎麼做會長的呢？』的話？這話像一柄鐵錘，有力的打擊着那一種克克以爲高高在上的權力，他彷彿看見那一種權力被打擊得搖搖欲倒，他彷彿看見那一種權力真的被打倒的時候，他自己悲慘的生活的陰影。

在那時候，我是非餓死不可的，爲他悲哀的想着，因爲大都會說我是懦弱無能。

……

他用無力的目光巡視了小屋四周，壁掛掛着鑲皮肉掛着鮮血淋漓的黃羊肉。——這一切都因爲村莊上的人，部落內的人還把他當做一種高出在部落之上的神聖的力量。

而才送了來的。

「我不能讓這種權力毀滅的！」終於，他用勁的咬了一下嘴唇。

在嘎爾當，自從塞拉大仙死後，就一直沒有第二個大仙出現過，因此克克才遠遠的從大屯派人去接了大仙來。

大仙穿一件皮褂子，和赫哲族的普通的女人沒有兩樣，看見克克一點頭，滿臉風塵的說：

「酋長，你好呀！真是不敢當的，勞酋長遠遠的派人來。」

酋長克克也微微的點着頭：「勞的事呢，也不敢驚動你大仙的鶴，」用憂鬱的聲音說着話：「只是這回大實在死得太多了，想請大仙祈禱祈禱「吉尤林契薩嘛」，安安民心！」

「安安心心？」大仙會心的微笑着。大仙剛從大屯來，大屯和嘎爾當一樣，東洋火在那裏「洗村子」，在那裏姦淫着女人，割裂着安人的小腹，數不清的火在血泊中倒下，三體眼死了，羣衆在那裏同樣的瀕臨絕望，你倣做酋長的，怎麼想不出辦法呢？就只看見人一個個倒下去？」羣衆在那裏被仇恨恥辱煎熬着，像一堆正在漸漸

燒旺起來的篝火，一燒旺的時候，是無論什麼都可在烈焰裏毀滅的。大仙明白這些，大仙也明白克克遠遠的派人來請他「安安民心」是怎麼回事了。

「本來，人死多了，也難怪他們喧喧嚷嚷的，」大仙輕輕嘆息着：「不過，萬事由天，要是薩喃不保佑的話，這天定的劫數就誰也挽救不回來，酋長可別怪我心直口快，就是你酋長再英勇些也還是要落個——家破人亡。」把一切失敗的恐怖的陰影，用心的渲染了之後，大仙這才緩緩的說：「這回事呢，看在塞拉大仙面上，我是一定有幾分力出幾分力的。酋長，你放心，這事情保在我身上……」說着時又嫵媚的笑起來，笑得克克心怦怦的跳。

「看在塞拉大仙臉上，不如說看在我底獐皮臉上吧！」克克想着，想到這一場祈禱下來非送她一大堆虎皮獐皮不可時，就不禁心痛起來，但是，一轉念：「單單爲了她這一種嫵媚的笑，不已經很值得嗎？」於是非常和悅的說：「這一切，全仗大仙——法力無邊。」

第二天，在濃霧裏，鑼鼓噹噹的敲着，人們圍成一個緊密的圓圈，圓圈裏，大仙喃喃地唸着咒，披散着頭髮，跳蹺的跳着，跳着……

「怎麼一回事呢？總是不停下來……人們不能再忍耐了，發出了一切的咒咀。」

大仙仍是踉蹌的跳着，鑼鼓響聲敲……
僧長克虔誠的跪下去，大聲的禱告……

「我求吉尤林契薩瞞顯威靈呵，

我求吉尤林契薩瞞保家神，

東洋兵殺人滿村莊呵，

東洋兵火燒一村荒呵，

你薩瞞是有靈有聖有眼睛呵，

總得保佑我赫哲人打勝仗呵！

……

鑼鼓噹噹的敲着，人們靜靜的聽着僧長的禱告，有的人覺得自己想表達的苦痛願望，恰好被僧長一語道破，而異常暢快，就默默的複誦起來：「薩瞞是有靈有聖有眼睛呵，總得保佑我赫哲人打勝仗呵！」

終於大仙坐了下去，像蟹一樣的吐出白沫來。終於低聲的唱起來：

「我怪你中途兜攔大不該呵，

我正要去龍宮赴夜宴呵，

龍王公主是在冷曉下嫁呵，
數不清的仙女宮娥來把盞呵！

你們是不到急時不求神，

事到急時抱佛脚呵，

過年過節也不敬我杯高粱酒，

而今是禍到臨頭，

才來求我顯威靈啊！

我是不知

東洋兵殺人滿村莊呵，

我不是不知

東洋兵火燒一村荒呵，

只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啊！

天定的劫數不能逃呵！

「……」

人們屈服在大仙低低的囁語裏，一種恐怖的浪，慢慢波動開去，從這個人心頭到那個人心頭，終於無數人的心頭都被恐怖的浪花打擊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呵，天定的劫數不能逃呵！」人們低低的背誦着，彷彿「劫數」已經沉重的壓到自己的背上似的，不安的坐下來。大仙低低的囁語又在人叢中帶着恐怖波動開去；

「今年是……」

殺星下界瘟神降呵！

人死七分病三分呵！」

「我們做了什麼惡事呢？」人們絕望的叫着，屠殺和瘟疫的恐怖帶着死的陰影在人們面前閃爍，再沒有人還有閒情想去責備酋長的無能了，人們沉默着，彷彿自己就在明天或者後天會突然倒下去。會突然被屠殺和瘟神帶走。於是想起了在這世界上，在這茂密的松林裏捉了二三十年的獐狐豹鹿，在那被陽光照亮的江面上駕了二三十年的「威胡」——世界只有給他這些田地與能給他這些，要再多給他一點的話，那就只有死了。瘟神帶着死來，屠殺帶着死來，死用看不見的可怖的巨掌推倒了他。——這就是人生，這

就是這爾爾，賜給他全部的生活，他將留給妻兒什麼呢？他將留給世界什麼呢？在將來鬼子的時代裏，他仍然必須要在發着霉味的森林裏，冒着夜露，冒着寒冷去趕獐狐獐鹿嗎？他仍然必須要在那發亮的河面上冒着死的威脅去駕一威胡嗎？屠殺和瘟疫要到什麼時候停止呢？世界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變好一點？劫數！一切都是劫數！劫數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呢？而就在明天或者後天人却會在瘟疫和屠殺裏突然的倒下去——人們這樣感傷的想着的時候，都悲哀的垂下了頭。

只有酋長克克並沒有作這些無用的深遠的思索，彷彿由於他對於全部落禍福的關心的殷切，以致使他神志與衆不同地清醒似的，他又虔誠的跪下去，哀求着：

「雖說是劫數難逃命裏定呵，

總求你薩噶發慈悲呵，

只要今年平安過呵，

過年過節

一定敬你高粱酒呵！

.....

更沒有人責備酋長的無能了，酋長把禱告說得那樣懇切而且適當，恰恰表達了羣衆

想說出來而不能說出來的願望，一種輕快的感覺掠過羣衆的心，靜靜的等候大仙的囑語吐出滿意的答覆。

但是，大仙靜靜的坐在地上沒有再說什麼——嘴邊的白沫在一點點消散——陽光靜靜的照着她。

終於，突然醒過來瞪着滿佈紅絲的眼：

「薩薩怪我不該迎路攔呵，

我被薩薩打得好疼呵，

薩薩騎的丹鳳鳥呵，

我騎的是獐皮馬呵，

可憐我流了多少汗呵，

你們也不給我倒酒來呵，

知道酋長最後的懇切的警告並不會打動「吉尤林契薩薩」的心，「吉尤林契薩薩」總于騎着丹鳳鳥去聽會赴夜宴去了，羣衆是被一種巨大的悲哀壓得抬不起頭來，一個一個無聲的散了開去。

屠殺和瘟疫的恐怖在羣衆之間像水一樣的活潑的流動，每個人彷彿都已經準備好在明天或者後天突然的死去——但再沒有人埋怨酋長的無能了，人們口裏喃喃的噓着：「劫數！這是劫數呵，有什麼人能逃天定的劫數呢？」

黃昏，在篝火的光影裏，酋長克克送走了大仙，抬着一大堆的毛皮，克克用熱情洋溢的聲音說：「這些小意思，請大仙賞個臉收下——這回實在仰仗了大仙不少的光。」

大仙點點頭，在篝火的紅光裏淡淡的笑，誰然是淡淡的笑，却仍是那樣嫵媚——克克癡癡的望着她，心裏想着：「我為什麼不多送她一些呢？吐了那樣多口沫，這樣嫵媚的笑，難道就不值多送她一點嗎？」

大仙嫵媚的背影終於冉冉的消失在林陰裏。

（註）「吉尤林契薩噶」是赫哲人所信奉的「保家之神」。

六

蕭阿克塔匆匆的從家裏出來趕向草原去，納奧亞又不在家裏，一種男性的嫉妬之火在心裏燃燒着：

「一定又去找二毛子了，」他憤憤的想着，「女人就是水性楊花……什麼時候給我撞見了足夠她受的……」

但是，星星早已出來了，夜已經很深了，他知道酋長克克正在草原上等着他，羣衆的嘴愈來愈尖利了，對着那許多羣衆尖利的嘴，他知道酋長克克正期待他退縮和幫助，沒有多餘的時間讓他去找納奧亞。

他急急的走着，江面上正飄散着淡淡的藍烟。

「我何妨在這種地方留心留心呢？」他正穿過一叢茂密的松林，忽然一個突如其來的念頭掠過他腦際：「說不定他們就在這種地方。」

於是，他靜靜的走着，留心一切細碎的聲音，梟鳥被他的腳步聲驚起，悲涼的叫起來。

在松林連綿的一大片黝黑的陰影中，他終於聽到熟悉的納奧亞的嘆息聲，順着冰凍的土地射出來的白色的光看去，靠着她旁邊坐着一個壯健的的背影。

「這是她，這不是納奧亞是誰呢？——我是從來沒有料錯事情的。」蕭阿克塔屏着氣，站在陰影最濃的地方，悄悄的聽着。

納奧亞的聲音：「他比以前管得我更嚴厲了，成天追着我，像一個影子……。」

男的聲音：「我是想過了不知多少次的，如果你仍然不肯逃，那就只有一個辦法——」

男的彷彿想用一句話來說明那唯一的辦法，但是又彷彿以為若用一句話說明了那個辦法，就會使女的心痛，并且把她嚇走了。於是，停頓着，沒有說下去。女的呢，起初為男的驟然停頓的話驚愕着，用眼睛望着他——然而，終於明白了，於是討論起實行步

最瑣細的部分來。

男的聲音：「下次我就帶藥酒來，你只要倒幾滴。」納奧亞！」

納奧亞彷彿沉重的點着頭。

「他們要謀殺我。」蕭阿克塔感到滿身戰慄，他想衝過去，但是，他猶豫着，他仔細的注視着男的壯健的背影，因為男的背影是這樣寬闊，顯得這樣壯健，使他怕衝過去會吃了虧。

「還是守着那賤貨吧，」他給自己下了決定：「她總得出來！」於是，更細心的聽松林裏飄出來的聲音。

女的說：「我要走了，他就會同去的。」

男的說：「再留一會吧……。」

女的輕輕的笑聲。

男的沉重的喘氣的聲音。

蕭阿克塔氣得鉄青了臉：「這賤貨……。」他咒罵着，他終於看見納奧亞疲乏的身子從松林裏出來。

「納奧亞！」他急急的趕上去，一把抓住了她：「你幹的好事！」松林在他面前旋轉

着太陽在他面前旋轉着，他把納奧亞這有罪的身體揸了起來，她猛力掙扎着，可是他終於比流星還要迅速的猜着她，走向正在舉行夜會的草原。

「劫數！劫數什麼時候終了呵？」人們咆哮着。

東洋兵在這塊土地上比先前更野蠻的擄掠、姦淫、焚燒，血在草原上靜靜的流，無辜的被侮辱者和被屠殺者的血……

死橫在每個人面前，死向着每個人招手，但人們，那些曾經是軟弱的服從命運的人們，却勇敢的向着死走去，爲了想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子孫孫不再被侮辱，不再被屠殺，他們光榮的勇敢的去死……

在高粱地裏，在陰森的松林裏，人們準確的向着野獸一樣的東洋兵射擊，這些英勇的漢人的游擊隊呵……

反抗的鎗聲是這樣強烈的震撼了嘎爾當。

「酋長，不能單靠薩噠呵，」人們第一次顫搖了對「薩噠」的信仰，勇敢的發現了自己，發現了人的力量：「得想別的辦法呵……」

星星閃着碧藍碧藍的眼睛，俯視着鋪滿白雪的原野，幾千百株的松樹，像幾千百隻

臂膊合抱着大地。

用松樹的枝條燒起來的火，在嘩剝剝地作響，被這火焰的熱氣所溶化的冰雪，揀着自己所願意走的路，無聲的緩緩的流着，火焰照着它，閃着像水銀一樣的光彩。

夜會在熱熱鬧鬧的進行。

「對呵！想想別的办法呵！」人們亂轟轟的應和着。

「酋長！派人到漢人的游擊隊裏去，」突然，一個人的聲音蓋過一切人的聲音，「和他們聯絡聯絡呀……。」

酋長仔細的望了說話的人一眼，沉吟着：「對是對的。」但立刻心上浮起一個暗影，他看見他的酋長的權力開始在可怕的搖動：「游擊隊真來了，他們不會再聽我的話……。」

「仔細的想想呀，」是酋長的啞啞的聲音：「要游擊隊來容易，要游擊隊走難呀……。」

「仔細的想想呵——」人羣中有人應和着。

松枝燒起來的火在一點點暗下去。「想什麼呀？」人羣中又有另一個聲音響着：「漢人總比東洋兵好呵……。」

酋長瞪了一下眼睛，沒有說什麼，只在心裏悲哀的想着：「這回呢，事情是定了的……。」

「我想還是不和遊擊隊聯絡的好——酋長的話對呀，來時容易去時難呀！」人們現在亂轟轟的鬧着，松林裏有不知名的鳥揚起翅膀拍拍的飛起來。

「你說什麼呀？——不能這樣長久的下去呵……。」

羣衆叫喊着，已經打着盹而又被吵醒了的人咒罵着，亂轟轟的已經沒有人能辨得出一個人單純的聲音，就是這樣，像小河的水流進江裏一樣，個人的聲音是和羣衆的聲音完全攪在一起了，就是這樣的亂轟轟的一團糟。

聲音突然的靜下去，人們用驚詫的眼光注視遠方移近來的黑影。

「不要是東洋鬼子呵！」人們心裏猜想着：「東洋鬼子可不能來呵，吉尤林契薩瞞保佑我們呵……。」

「誰呀？」有人發出了響朗的問話，於是，亂嘈嘈的聲音突然的靜了下去，百多個人靜得聽到自己的心跳；是用這樣一種少有的寂靜來守候對方的回答，風陣陣的掠過松林和野草，彷彿松林和野草也靜候回答似的。

「我是蕭阿克塔呀。」來的人一步步走近來，是熟悉的聲音，熟悉的蒼白的臉，人

們這才把恐怖的情緒從身上抖落了。

「我叫你們評一評呀。你們看這是什麼樣的醜事呀——」蕭阿克塔邊走邊咆哮着，人們這才看出來蕭阿克塔背上還掛着一個沉重的東西。「酋長呢，我說酋長你來評一評呀，這是怎麼樣的醜事呀——我們自己的牛頭却和外邊人鬼鬼搭搭，這一回，一點也不假，我自己親眼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看她走進松林去，這就幹起來了，——怎麼樣的醜事呵，我臉都羞紅了……」

蕭阿克塔把負着的人氣憤的從肩上摔到地上，性急的說着話：「你們想我是怎樣的氣憤呵，我一口氣就擡上去——却不料那男的機警，偷偷的一溜烟似的跑了……」蕭阿克塔說着絹好的謊，漲紅了臉，唾沫濺了他左右所有的人：「就便宜了那小子——」人們帶着好奇心，帶着羞恥心，焦急的聽着蕭阿克塔的敘述，聽見那男的安然的逃走了時，有人嘆息起來，有人喊着：「可惜呀，讓他容易易的跑了。」

「說啊，蕭阿克塔，是誰家的牛頭呢？我們不能饒過她的……」

蕭阿克塔呼呼的喘着氣，沒有說出誰來。

「添一點松枝呀，把火撥亮一點——不就什麼都看見了嗎？」

火態態的燒起來，松枝被炙得發出唧唧唧的聲音，火光照遍了從前是黑沉沉堆滿

陰影的地方，把黑暗和陰影都推遠了些。

在熊熊的火光裏，一張無比的嬌豔的臉在閃爍。

「呵，是你，是納奧亞！」

「納奧亞，是你嗎？」酋長克克顫巍巍的走過來：「這沒有冤屈你嗎？蕭呵克塔沒有認錯人嗎？……」

納奧亞靜靜的躺在地，張着大大的眼睛，如同一匹被擒的巨獸，眼裏流動着晶瑩的光輝，卻沒有誰明白這光輝表達的意思是恐懼，驚訝，或者倔強。

「我認識的不是外來的二毛子呵。」納奧亞想辯白，但回憶到奔加的火熱的使她不由不顫慄的擁抱，卻又沉默了：「我還是不說出來的好，說出來，他們會怎樣對付奔加呢？……」人們看見她的眼睛清澈得像剛溶化的雪水，她默默的思量着「這樣，受罪也只我一個人……」

七

依照赫哲族的老規矩，奧納亞要在明天天亮以前被活葬在松花江裏。

奔加苦苦的思索着：「怎麼救她呢？」小屋是這樣的寂靜，牆壁間彷彿又有聲音，噙的響起來，像納奧亞的哭泣。

「那個老妖精，一點沒有心肝。」他咒咀着酋長克克：「自己親生的女兒也不想點法……。」

他望着壁上的狐皮，想起了自己的英勇，但是，他馬上明白了，英勇不能救她，他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張弓，而維持赫哲族那老規矩的，却是全部落的人，全部落的弓和

箭……。

「我不會打勝的，」他再三的盤算着：「放下了這份癡心吧，我不是不叫她逃過……。」

「不能！不能！」壁間彷彿有納奧亞的聲音喊着：「爲了你我才犯事的呀……。」
奧納亞的嬌媚的臉在他心上浮動。「我不能不救她，」他喃喃着：「我要那老妖精知道知道厲害……。」

小屋外是一片寂靜，星光也是冷的。「只有這個辦法了，」奔加嘆息着：「不是我心狠……。」

終於，他下了決心，開了小屋的門出來，他向四野自語着：「不能怪我心狠呀……。」

星光照着他，向遠遠的地方走去……。

看熱鬧的人都從遠遠的地方起來。

人們密密的圍成一個圈子。納奧亞被反綁了兩手在圈子中間跪着：蕭阿克塔軟弱的垂着頭站在她的旁邊。

月亮從雲層最高處照下來，照着發亮的冰凍的土地，照着同人一樣高的蒿草，照着松花江……

松花江汨汨的流着，不僅月亮照着它，星星也照着它，它寂寞的流着，唱着永遠唱不完的一支悲哀的短曲。

酋長克克面對着納奧亞默默的站着，他把頭抬起來望了一下浮在雲層裏的月亮，也望見了月光下面自己的銀鬚，輕輕的用手把鬚鬚撚了一下，眼淚却已從上邊滾了下來。他極力想使自己鎮靜一點，不使這許多圍着他的人笑話，用手偷偷的拭去了眼淚，在心裏安慰着自己：「我不是看見過幾十的「牛頭」被扔到江里去嗎？今天並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眼淚依然沿着發亮的銀鬚滾了下來：「今天是和任何一次都不同的，今天，扔下江里去的是我自己親生的納奧亞呀！」

「不早了，還等待什麼呢？」人羣中有人叫起來。

「是的，不早了，我們就要開始了。」酋長低低的回答着，把臉轉向了納奧亞：「納奧亞，有什麼話留給你爸嗎？慢慢的說吧……，爸是有心無力難做人呀……」
松花江在不遠的地方汨汨的流着，白色的水鳥在蒿草叢中拍拍的飛起來鑽進江裏，

漾起一星星銀色的水花。

納奧亞用發光的眼睛望着大家。心裏想着：「這回是真的完了，我將要同水鳥一樣被人撈在江裏，一生就這樣了，我能怨什麼人呢？……我還有三十一歲，我還想活下去，還想愛一個結結實實的漢子……。」

她用憂鬱的目光望着靜靜的荷花江。

「爸，我什麼話也沒有。」人們終於聽見納奧亞開口了，「我對不起你，對不起蕭阿克塔，對不起大家。」過後，不要常常想到我……我什麼人都不怨……。」

無數的淚珠滾下了克克的銀鬚。

「現在真不能再等了。」又有人催促着。

「蕭阿克塔，你動手吧。」納奧亞親熱的喚着他：「用點勁，要把我撈到江底下不要浮起來，我是真對不起你……。」

蕭阿克塔含着眼淚把袖筒了過來，兩手摀住她豐滿而發散着迷人的氣味的身體，團團的旋轉着：「納奧亞，我仍然同你結婚時一樣喜歡你……。」

酋長克克悲哀的閉上了眼睛。

一個黑影從遠遠的地方奔來：「酋長呀！酋長……。」

「停！停！蕭阿克塔，聽！什麼人的聲音？」

「酋長，酋長！東洋人來了呀……」黑影還沒有奔到人羣旁邊，就突然的倒下了，鮮紅的血滲透魚皮褂子迅速的湧出來。「東……洋……人……。」

「這樣快就死了！」人們紛紛的跑開，「逃呀，也許下一個會輪到我們自己的……」

……」

「走呀……走呀……。」

蕭阿克塔不再旋轉了，把納奧亞從手上輕輕放下來，注視了她好一會，終於低聲的告訴她：「納奧亞，我們走啦，我總是這樣捨不得離開你……。」

子彈突然從黑黝黝的林子裏飛出來，穿進了蕭阿克塔的鱼皮褂子，他掙扎着想從地上爬起來，却終於又倒了下去。

「納奧亞，不要管我，」月亮照着他眼裏的光輝一點點消失：「你趕快走呀——我是完了——」

奔加引導着四十個東洋兵從林子裏穿出來，看見倒在蕭阿克塔身上哭泣的納奧亞，甜蜜的笑起來：「納奧亞——我領着東洋兵給你報了仇了……。」

納奧亞抬着憂鬱的眼睛望着他，柔聲的說：

「奔加——你怎麼想的——你不應該這麼狠心的……。」

「花姑娘！」一個皇軍隊長發現納奧亞嬌媚的臉，哈哈的笑起來：「大大的好……。」

……。」

他一彎腰緊緊的抱住了納奧亞。

「你們回頭來呀，」納奧亞掙扎着，向着遠遠逃走的赫哲人喊着：「你們來救救我呀……！」

熟悉的親生女兒的聲音牽動了老酋長克克的心，他迅速的掉過頭來，望見了「皇軍」隊長正像狼一樣兇狠的撕裂着納奧亞的魚皮褂子。

血在他面上燦着，他想起了「皇軍」殘忍的強姦了「牟頭」而又用刺刀割裂了「牟頭」的小腹的暴行，想起了自己的部落，全部的赫哲族被驅逐、被侮辱、被屠殺與迫害的慘痛的歷史，想起了無數在戰鬥中、逃亡中死去的同胞的血跡和悲苦的淚……。

「你們這些野獸！」他的手顫抖着拉滿了弓：「我們拚了吧……。」

但是，弓拉滿了又弛下來了，箭沒有來得及射出去，一顆子彈遠遠的飛來打倒了他。

多少赫哲人冒着鎗彈來搶他回去，他無力的揮着手……

『不要管我，我是不中用的了！』他的聲音那樣微弱，却仍然用力喊着：『派人和漢人的游擊隊聯絡要緊……』

月亮冷冷的照着，松花江嗚咽着，弓從他無力的手中滑下來……

（完）

現代文藝叢刊目錄三

——長篇及中篇——

第三帝國的兵士

霍爾發斯著
黎烈文譯 四・三〇

馬來亞的狂人

褚威格著
陳占元譯 二・二〇

赫哲喀拉族

布德著 三・二〇

——短篇小說集——

夜生

聶紺弩著 二・六〇

報復

葛琴著 三・五〇

長恨

王西彥著 四・五〇

罪惡

陶雄著 二・五〇

幸福

雨田著 一・九〇

偉大的命運

塞先艾著 三・七〇

林取譯 卽出

——戲劇——

麒麟寨

荃麟著 三・〇〇

——散文及雜文——

雜草集

艾蕪著 三・二〇

勞薪輯

唐玻著 四・〇〇

鳥樹小集

靳以著 卽出

水上

雨田著 卽出

——詩——

荒涼的山谷

李霞著 四・五〇

給愛花者

姚奔著 卽出

改進出版社發行

版初月一十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者行發
社版出進改
社總
路權民安永建福
處業營
街新安永
路山中汀長
路山中縣沙

者刷印
社版出進改

者售經
店書大地各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三

族拉喀哲赫

著德布

元三幣國價實

費郵加酌埠外



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一八號

87
402229
(3)



\$3.00

C 50